

中國絲綢史學術討論會

論文 汇編

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研究室 编辑

前　　言

丝绸是我国古代众多的伟大发明创造之一。在古代很长的时期内，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生产丝绸的国家。享有很高声誉的我国丝绸，曾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丝绸史，不仅对宣扬爱国主义大有好处，而且对“四化”建设也有积极作用。近年来，许多人积极从事丝绸史研究，并初步取得一些成果。一九八三年九月，全国十三个省市的丝绸史学界的几十名学者和业余研究人员欢聚在杭州，召开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大会收到论文和资料53篇，这是建国以来丝绸史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大检阅。为了促进丝绸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从大会收到的论文中选出一部分编成这本《论文选集》，奉献给广大读者。其中一些论文没有全文收入，因有的篇幅太长，有的则是作者已在其他刊物发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缺点错误，希望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4年1月

中国丝绸史学讨论会开幕辞

朱新予

同志们：

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首先请允许我作为东道主，对远途跋涉、不辞辛苦应邀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致以深切的谢意。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的利用这一发明，象征着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远在二千多年前，我国丝绸沿着“丝绸之路”销售到西方许多国家，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内容，从而赢得丝绸的称号。此后，我国栽桑、养蚕、织绸技术又纷纷向外传播，从而促使了世界蚕桑丝绸事业的发展。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

在这近五千年的丝绸生产以及延续二千多年的对外贸易过程中，宝藏的史籍和文物以及流传在民间的生产经验，成了祖国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悉心整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发扬光大。

今天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少壮盛集，到会的代表是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文学、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科学的角度来进行丝绸史研究的专家，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江苏、陕西、山东、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江西、新疆、甘肃等13个省市65位代表。这更有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来回顾祖国丝绸史的过去，对照现在和瞻望将来。这样的会议，在建国以前没有召

开过，建国后也是首次，聚首、交流科研成果，互通研究情况，把祖国的丝绸史研究推向前进。是振兴中华、为四化服务。

还得特别提一下的，中国悠久的丝绸史在国际上是受到非常重视的，日本学者写出了好多本中国丝绸史的专著，可是我国迄今没有一本能系统完整的反映我国丝绸史的专书。中国的专家们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建国以来，地下发掘的丝绸文物，大大增添了祖国丝绸史上的光彩，激发了十亿人民为四化努力的意志。编出中国丝绸史，是在座各位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因此也想在这次讨论会上作初步的酝酿。我们这次会议有三个目的：“1. 交流丝绸史研究成果；2. 推动今后丝绸史的学术研究；3. 讨论、酝酿中国丝绸的编写方案和办法。

生活接待等各方面的条件很差，表示歉意。最后祝会议圆满成功。

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纪要

由浙江丝绸工学院发起和组织的“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杭州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故宫博物馆、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华东纺织工学院、苏州丝绸工学院、安徽省农科院蚕桑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全国丝绸工业情报站、四川丝绸研究所、山东、浙江丝绸公司、无锡市纺织工业局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31个单位的65位学者（各单位名称见附表）。会议收到论文和资料53篇，大会宣读论文38

篇。

一些同志因无空不能应邀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但不少人对大会非常关心，有十一位同志给大会发来贺电或贺信，他们是：西南农学院的王天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凯、北京大学的陈炎副教授、故宫博物院的陈娟娟、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夏正兴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教授、曹尔琴、南京师范学院的刘曼春、杭州师范学院的林正秋以及段佑云和李锡畴等。他们热烈祝贺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深信这次学术会议必将极大地促进今后的丝绸史研究，希望今后继续召开丝绸史学术讨论会，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丝绸史学术讨论会。会议着重交流、讨论了近几年来丝绸史学术研究的成果，并就筹建中国丝绸史研究会和编写《中国丝绸史》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为推动我国丝绸史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院校、研究单位和丝绸生产部门的同志，在丝绸史的资料收集、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来看，内容包括蚕桑、缫丝、丝织、印染、图案等各个方面，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人文学、民族学、经济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等不同的角度，对祖国的丝绸遗产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发展作了论证和阐述，不少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生产意义。这是中国丝绸史研究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我国丝绸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表现。代表们要求能把这次讨论会的学术论文，进行汇编，以便进一步广泛交流。并希望今后继续召开丝绸史学术讨论会。

为进一步团结全国丝绸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互通研究信息，交流研究成果，推动丝绸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

展，成立中国丝绸史学术研究群众性组织，是代表们共同的心愿。在这次会议上，推选出朱新予教授等13人为筹备委员，会址暂设在浙江丝绸工学院。会议建议现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研究编辑的《丝绸史研究资料》，改刊为《丝绸史研究》，作为会刊发行。

中国丝织业已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丝织业的发源地。但对于中国丝绸史，目前国内还没有作过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而国外学者却写了不少有关中国丝绸史的专著。会议代表认为，为激发民族自豪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丝绸的发展历史，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宝贵遗产、古为今用，撰写出一部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丝绸史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代表们怀着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紧迫感，希望在短期内把《中国丝绸史》撰写问世。由此，代表们对《中国丝绸史》的编写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科学史对指导现代科技和生产具有现实意义，并有深远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代表们呼吁各有关部门领导，能对丝绸史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最后，与会代表对浙江丝绸工学院为开好这次会议所作的努力和热情的接待，表示深切的谢意。

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全体代表

1983年9月26日于杭州

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联系单位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 北京故宫博物馆
- 全国丝绸工业情报研究所

华东纺织工学院
上海纺织科学院
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
四川成都蜀锦研究所
四川丝绸工业研究所
四川省纺织局情报所
江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厅
浙江丝绸工学院
浙江省丝绸公司
浙江农业大学
余杭红旗丝厂
浙江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
南浔丝厂
中国丝绸公司山东省公司
山东农科院蚕桑研究所
山东青岛丝织厂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
湖北江陵地区博物馆
湖南省蚕桑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
江苏南通纺织专科学校
江苏无锡纺织工业局
苏州丝绸工学院
甘肃省农牧厅
陕西师范学院
南京师范学院

湖州二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杭州师范学院
山东青岛博物馆
浙江省档案局
西南农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史研究室
北京大学
西安师范专科学校
南京云锦研究所

中国丝绸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题录

中国最早的投纬工具——杼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赵承泽

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 陕西师范大学 史念海

唐代以前中国和东南亚的海上交通,

兼论中国丝绸的传入东南亚及其影响 北京大学 陈炎

中国蚕丝教育史 浙江丝绸工学院朱新予

浙江农业大学 陆星垣

戚隆乾

浙江农业科学院蚕桑研

究所 蒋猷龙

殷商时代的蚕桑丝绸 四川省丝绸工业研究所

周晦若

- 古代织锦的研究 华东纺织工学院
屠恒贤 夏正兴
- 石桥古缫丝工具初探 浙江省农科院蚕桑所
蒋猷龙
- 上海开埠后我国近代蚕丝生产的新变化 中国农科院蚕桑所
周匡明
- 秦汉的丝绸与刺绣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
高汉玉
- 开发广东新疆蚕丝业所见所闻 江西省蚕桑学会沈文纬
- 家蚕蝇蛆病害现发小考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 汪子春
- 手稿本《蚕桑求是草》介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 汪子春
- 淄博丝绸发展史略初探 中国丝绸公司山东省公
司 唐民卿 杜祖林
- 灯笼锦探源 四川省丝绸工业研究所
余涛
- 关于樗蒲锦 四川省丝绸工业研究所
余涛
- 蜀锦的寓合纹样 四川省纺织工业厅科技
情报中心站 王君平
- 试论绫锦绮的命名依据 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
李也贞
- 新疆出土蜀锦研究——兼论蜀锦的历史地位
及其与江浙绫锦的关系 新疆博物馆 武敏
- 关于印金云龙纹包袱皮印染工艺的分析 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
罗瑞林

- 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后的新疆蚕桑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
罗绍文
- 安徽蚕业史研究 安徽省农科院蚕桑所
张乾德
- 湖南养蚕起源和发展 湖南蚕桑研究所 沈汝禄
- 安徽丝绸业史研究 安徽省农科院蚕桑所
吴健
- 中国古代丝绸与外交 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刘曼春
- 湖州丝绸史略 浙江省湖州二中林黎元
- 丝绸之路与蜀锦 四川成都蜀锦研究所
向克兰 刘荣璋
- 明代丝绸科技发展初探 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
研究室 区秋明 黄赞雄
- 小议机户卖绫 浙江省档案局 张学舒
- 从《宋会要辑稿》所列数字看两宋丝织业
浙江档案局 张学舒
- 闪缎 华东纺织工学院包铭新
- 试论古代丝织物出土初期的保护方法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吴顺清
- 历史上昌邑柳疃的柞丝绸业及其起源的探讨
山东省蚕桑研究所
华德公
- 南宋楼璕《耕织图》上的提花机 江苏南通纺织专科学校
张培高
- 在改革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试论无锡缫丝工业历史上全盛时期的改革 无锡纺织工业局

	钱耀兴 龙兴宝
南宋杭州的丝绸业	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林正秋
苗锦探索	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 研究室 黄赞雄
故宫藏《耕织图》款丝织品	故宫博物院 李家平
	华东纺织工学院包铭新
盛泽丝绸的起源和发展	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 研究室 戴亮
唐代丝绸染料和助剂初探	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 研究室 赵丰
试论汉——唐期间中国丝绸纹样风格的异化	苏州丝绸工学院缪良云
略论马砖一号墓出土的几种丝织品的织造和产地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彭浩
南浔辑里丝沿革	浙江南浔丝厂 王生辉 沈钰林
从写本《蚕词》二十首探讨太平天国前后浙江嘉兴蚕丝业的兴衰	浙江省丝绸公司 阎一凡 洪凌源
花色品种在中国丝绸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全国丝绸情报站 汤池
甘肃省蚕桑丝绸历史及现状	甘肃省农业厅 何池
我国古代制丝用水之初探	浙江省余杭红旗丝厂 金远
抗战前无锡的丝厂和江苏蚕业	南京农学院农业遗产研 究室 章楷

丝商举办的“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南京农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 章楷

美帝侵略我蚕丝业之史的研讨……西南农学院 王天予

中日近代蚕丝业的经济技术比较……中国农科院农经所陈健
农牧渔业部农业局孙小平

战国时期的楚绸浅探——从江陵马砖厂楚墓出土丝绸论楚绸的风
格特征与渊源……青岛丝织厂 陈真光

马俊峰 吴士林

(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史研究室编辑)

中国最早的投纬工具——杼

关于太田英藏《中国古代机织技术》

中的一个问题

赵 承 泽

中国古代纺织工具的结构和性能，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时，必须探讨的课题。一九五一年日本纺织史家太田英藏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古代机织技术》的论文，利用中国的古文献，特别是文字学上的资料，论述中国古代投纬工具和织机（布机）的名称形式和发展^①。近些年有些学者利用考古资料论述中国古代织机的结构和演变，就是属于这方面的。

我们准备在这里讨论的，也属于这一方面，是关于太田和其他学者没有做过专门论述，或者很少提到的中国最早的投纬工具。

柵的问题，内容包括：柵的用途；柵的形式；柵在历史上的作用；柵和后世的投纬器的关系；同时并就太田文章中的个别论点，谈谈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附带着说明一点，关于柵的研究，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古代的纺织史，也牵涉到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必须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详细研究，难度比较大。我不是专治古文字的人，谈起来，难免会有不少错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一）太田的论断

先从太田关于中国古代投纬工具的一些论证谈起。

太田认为中国古代的投纬工具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独立存在的简单工具，用一片形如■的薄木片制成，其名乃在中国和日本均已成为死语言的貫和絳；第二，是同打纬工具合为一体，背上安一杼子的工具，他谓之为：“管大杼”；第三，又和打纬工具分而为二，即后世所说的梭。

太田的这些论断，是经他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果。他提出的中国古代的投纬工具的分期，大体附合历史实际，已为不少研究中国纺织史的人接受。但其所说的中国最早的投纬工具的形式和名称，却不一定很妥切。

根据民族学的材料看，在中国古代的投纬器里，确实出现过■式的，但那只是中国古代投纬工具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一种特殊形式，绝不是最早的，也没有起过主导作用(■式的，由于其自身特点的制约，不可能发展成与打纬工具合为一体的工具)。另从中国各种故书的记载看，在中国古代的纺织生产里，好象从来没有出现过利用貫絳这两个字充当投纬工具名称的现象，都和他说的不大一样，实在很难得出那样的结论。

中国最早的投纬工具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同太田的论断有很

大距离。至于其名称，由于地区和时间的差别，大概有好几种，但大多湮没无闻，现在仍能考知而又比较重要的，似乎只有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杼，如果我们能深入了解一下杼的一切一定会感到比太田说的^①，更重要，更有意义。

（二）作为投纬工具的杼的较早记载

作为中国古代投纬工具的杼的开始出现，是可以追溯至很早的时候的。提起这个问题，不禁使我们想起《列女传·母仪》的《鲁季敬姜传》来：

文伯相鲁，敬姜谓之曰，吾语汝，治国之要尽在经矣，……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绝者，杼也，杼可以为大行人也。

这段话的杼，就是起投纬作用的杼。王圆照《列女传补注》：“杼盖如今之梭”。王注基本是对的。杼的形式虽然和后世的梭不同，其实际用途，并没有什么差别。这是现存以杼作为投纬工具的唯一记载。太田的文章也提到这段资料，但是对于这个杼并未作什么研究，可能是忽略了。

这段话对于杼的作用，说的十分具体，仅“持交”二字可能有误。按所谓交，是指经线的变交，持字当把持或把捉讲，杼是投纬器械，不具备这种能力，自然不对。疑持交实为待交，持待形近而讹^②：“待交而不失，出入不绝”，都是对用杼引纬的描绘。前者是写织作者手执投纬器等待变交而行纬之状；后者是写投纬器在梭口中不断穿行之状。都极其形象。

这段话，是我们研究秦以前的纺织工具时，必须参考的文献。《列女传》是刘向整理的，其取材多出自先秦著作。这段话，文颇简雅古质，可能也出于秦以前人之手。这段话说出杼这个字，不仅说明了秦以前确曾用过杼这种工具，同时也说明了这种工具本身历史的古老。

（三）早期杼的形式和应用

历史上的作为投纬工具的捆，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早期的，一种是后来的。我们在本文里所要谈的，主要是早期的。它的形式和来源，还不难考察。

一、早期捆的形式

早期捆的形式，是我们都不怎么生疏的，大概是一根细而直象矢杆似的小木杆。《仪礼·大射仪》有一段话，很可以供我们参考：

司射西面，命曰中，离维纲，扬触，捆复，公则释获，众则不与。

《大射》的这个捆，不是投纬工具的捆，实是矢杆。郑玄注“捆复，谓矢至候，不著，而还复”。郑玄解这个捆为矢，即以其为矢杆而言，犹如《易·系辞》之谓：“剡木以为矢”一样。矢杆名捆，作为投纬工具的捆也名为捆。其名相同，其形必亦比较接近，可以想见。

这种形式的投纬器，同太田说的纒比较，不仅具体形状不同，就是其缠纬的方法，也不大一样。纒的缠纬方法，是使纬线与其本体成平行状态，缠于其上。这种投纬器的缠纬方法，是使纬线与其本体作直角相交缠于其上，它的形式和缠纬方法这两个特点，也可以说就是它的优点，转动和出纱都比较方便。

二、捆的语义

捆这个字，是个使人很感兴趣的字。中国最早的投纬工具用这个字做名字，是有其特有意味和来历的。这通过这个字的本身，就能看出来。

按捆字在字书里，多半作门阑讲。《说文·木部》：“捆，门阑也”，又“阑，一曰门捆也”。这是就捆有限门的用途而说的。但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如根据其作为物体的本身来说，实是木阑之阑^③，故许慎始以之与阑互训，原本应作断木解。《列

子，黄帝篇》：“若糜株驹”，《释文》引崔譔曰：“糜，断树也”，断树都是断木（现在北方方言犹谓短木为“木糜”）。又如从这个字的读音考虑，其字盖即古代所说的樛和梲^④（樛与梲古音相近，与梲为双声），故《集韵·魂韵》亦以樛为梲之或体，声转亦可写为桼^⑤，乃薪植之直圆而未剖者。《说文·木部》“梲，樛，木薪也^⑥，‘樛，梲，木未析也’”。^⑦实际上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棍棒的棍^⑧。棍与樛古音亦相近，可以通假，但后世棍字通行，而樛则不再行用了。包括长度和直径不等的所有的大木棍和小木棍。

中国最早的投纬工具以樛这个字作为名称，是同这个字的真实意义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来都很重视名和实的关系，在给各种器物命名时，多半与其实体相符。中国最早的投纬器之能得到这样一个名字，当亦如是。主要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根较小的樛（小木棍），人们从来都这样看它，这样叫它，约定俗成，于是便变成了它的正式称呼。

三、早期樛的遗存

这种早期形式的樛，现在还能看到。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国家，现仍保有不少古老的风俗和器物，这种投纬工具也流传下来了。现在云南佤族和海南黎族使用的织作木杆，即其孑遗。除此之外，在内地有时也能看到，现在南京织制云锦的显花木棒，根究其来源，无疑也是自这种投纬器脱胎而出的。

这些现仍使用的织作木杆和木棒，都是极好的历史见证，通过这些实物，不仅能使我们看见早期樛的具体形象，而且可以看到早期樛的本身的演变情况。

这些木杆和木棒的加工方法，基本有三种：

1. 通体均未经削刮和打磨，而仍保留原有的自然形态的。

2. 通体都作过比较细致的削刮和打磨的。
3. 削刮其一端或两端使之呈现尖锥状形态的。

这三种加工方法，大概就代表早期捆的自身的发展阶段。最先出现的，是第一种，继之是第二种，最后是第三种。最实用的，是后者。我们知道原始的显花织物，多半属于挑织，织制挑织织物，是非此莫属的（云锦例外，现在织制云锦，均用综片和通丝交交，其显花小棒已不用于挑经，而仅起短跑梭作用）。

（四）捆在战国以前的应用

作为投纬工具的捆，同后世的各种投纬器比较，无疑是最单纯的，甚至同太田所说的相比，也显得简易。但它确具一定的实用性，大概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间和许多地区都流行过，所以一直延续至今。

捆在中国古代的应用情况，除了上引的《列女传》，不见他书，仅能通过有关战国以前的语言资料，略加窥测。战国以前，大概因为不断的使用这种工具，所以在当时语言的各方面，也广泛地使用捆这个字。不仅以之充当投纬器具的名称，有时还超越其自身的界限，而引申出更多的内容。约计之，可有三项：

1. 以捆为织 因为捆是投纬工具的名称，而织作必须投纬，于是进一步的便用这个字作为织作的象征。并且孳乳出 细捆 二字。（这个“捆”和现在捆扎的捆不同）。孙奭《孟子音义》引许叔重云：“捆，织也”^⑧，《集韵·魂韵》：“细，织也”。

2. 以捆为合为致 因为在利用捆引纬之后，可以完成经纬交织的过程，而使分张于织机的经线紧密聚合。所以往往也赋予捆这个字以聚合与致密之义。《仪礼·大射仪》：“既拾取矢，捆之”，“郑玄注”捆，“齐等之也”。齐等即聚合。原本《玉篇·糸部》释捆引《字书》：“（捆）亦捆字也，捆，致也”，致即致密。